

文學叢刊

小人小事

巴金

文化生活出版社

事小人小

金 巴

有版權

小人之事
巴金著

實價二百八十元

發行所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巨德路一弄八號
重慶民權路一四一號
成都陝西街六一號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八集
共六十冊

春草
古屋

(中篇)
(長篇)

王西彥著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目 錄

豬與雞·····	一
兄與弟·····	二七
夫與妻·····	五一
女孩與貓·····	五九
生與死·····	七五
後記·····	八五

豬與雞

窗外，樹梢微微在擺動，陽光把綠葉子照成了透明的，在一張攤開的樹葉的背面，我看見一粒小蟲的黑影。眼前幌過一點白光，一隻小小的白蝴蝶從樹梢飛過，隱沒在作爲背景的藍天裏去了。我的眼光還在追尋蝴蝶的影子，却被屋簷阻攔住了。小麻雀從簷上露出一個頭，馬上又縮回去，跳走了。樹尖大大地動了幾下，我在房裏也感覺到一點爽快的涼意。窗前這棵樹是柚子樹，枝上垂着幾個茶碗大的青柚子，現在還不是菓熟的時候，但天氣已經相當炎熱了，我無意間伸手摸前額，我觸到粒粒的汗珠。

現在大約是上午九點鐘，這是全院子裏最清靜的時候。每天在這些時候，我可以在家裏讀兩三點鐘的書。所以上午的時間是我最歡喜的。這一天雖說天氣較熱，

可是我心裏仍還很安靜。

這是我的家，然而地方對我却是陌生的。我出門十多年，現在從幾千里路以外回來，在這裡還沒有住上一個月。房子是一排五間的上房和耳房，住着十來個人，中間空着一間堂屋，却用來作客廳和飯堂。我們住得不算擠，也不算舒服，白天家裏的人都出去了，有的到學堂上課，上機關辦公，只剩我一個在家裏，我像一個客人似的閒住着。除了上街拜訪親友在家讀書寫字或談談閒話外，我沒有別的事情。用「閒靜」來形容我現在的生活，這個形容詞倒很恰當。

一陣囊囊的皮鞋聲在石板路上響起來，聲音又漸漸地消失了。我知道這是誰在走路，我不知不覺地皺了皺眉。這也許是一種下意識的動作，但這樣的動作並不是沒有原因的。我抬起頭，疑視窗外的藍天和綠樹，我似乎在等待什麼。

「×媽的哪個龜兒子又在說老子的閒話！老子餵個把豬兒也不犯法啦！生活這樣漲法，哪個不想找點兒外水來花。餵豬也是經濟呀！」有人在大聲講話了，聲音

相當清脆，彷彿是從十七八歲的女子口中吐出來的。但是不用看我便知道說話的是那個三十幾歲的寡婦馮太太。一個多鐘頭以前我還看見她站在天井裏，柚子樹旁邊，滿意地帶笑望着一條在泥地上拱嘴的小黑豬，和五隻安閒地啄食蟲豸的小黃雞。她的眼光跟着豬和雞在動，她嘴裏噙咕地講着幾句話。她穿了一件黑綢旗袍，身材短胖，臉色黑黃，是個扁圓的臉，嘴唇薄，不時露出上下兩排雪白的牙齒。我心裏暗笑，想着這柚子樹下的人，豬、雞，倒是一幅很好的圖畫。她好像覺察出來我在看她，她忽然掉轉身，略帶忸怩地走出去了。

爲着這豬和雞，我們院子裏已經發生了好幾次吵架的事。大約在十二三天以前，也是在晴明的早晨，說是左邊廂房住客的兒子把小雞趕到廁所裏去了，這位太太尖聲尖氣地在庭前跳來跳去，和那王家小孩相罵。她的話照例是拿「狗×的」或「×媽的」開頭。

「你狗×的天天就搞老子的雞兒，總要振死幾個才甘心。老子哪點兒得罪你

嘛，你愛要，哪兒不好要！做啥子跑到老子屋頭來？你默倒老子怕你！等你老漢兒回來，老子再跟你算賬。你狗×的，短命的，你看老子振不振你！總有一天要你曉得老子厲害。」

「你振嘛，我怕你這個婆娘才不是人。哪個狗搞你的雞兒，你諷賴人要爛舌頭，不得好死。」

「你敢咒人！不是你龜兒子還有哪個。你不來搞我的雞兒，我會怪你！老子又沒有碰到你，你咒老子短命，你才是個短命的東西。你挨刀的，我×你媽！」

「來嘛；你來嘛，我等你來×，脫了褲兒，我還怕你……」

馮太太氣得雙腳直跳，她自然不肯干休，兩個人的話都變得更醜惡了。我也不想再往下聽去。他們大約吵了大半個鐘頭，王家小孩似乎講不過往外溜走了。剩下馮太太一個人得勝般地咒罵一會，院子裏纔靜下來。我吃過中飯上街去時，看見小雞們在樹下安閒地散步，我走過巷子旁邊的小獨院，門大開，堂屋中一桌麻將牌，圍

着方桌坐的四位太太中間，就有那個先前同小孩吵架的中年婦人。她好像正和了大牌，堆着笑臉，發出愉快的笑聲。晚上我從外面回來，那四位太太還沒有離開牌桌，不過代替陽光的現在是五十支燭光的電燈了。

又有一次兩隻小雞跑進我們房裏來找食物，被我的——個最小的姪兒趕了出去，那時她剛從右邊廂房裏出來看見這情景，不高興地在階上咕嚕了好一陣子，不但咕嚕，而且揚聲罵起來：

「你好不要臉，自己家裏有東西你不吃，要出去吃野食子，給人家攆出來，你就連腔都不敢開了。真是沒出息的東西。」

沒有人答話，我叫姪兒不要理她。小姪子低聲在屋裏罵了三四句，就埋頭去讀書了。

她繼續罵：「挨了打，就不作聲了，真是賤皮子。二天你再跑到人家屋裏頭去，人家不打死你，我也要打斷你的腳。」

還是沒有誰出來理她，她勝利了。大約半點鐘以後，我又看見她坐在牌桌上，不過嘟起嘴，板着臉。

「二天」小雞照常到我們屋裏來，姪兒不在家，我讓牠們隨意在各處啄食。她那時在院子裏講話，似乎應該看見小雞們的進出，但是她有說有笑地走出去了。也沒有人看見她打斷小雞的腿。

又一天她的小雞少了一隻，牠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或者就如她後來所說被王家小孩弄死了也未可知，或者是淹死在什麼溝裏了，總之她沒有把牠找回來。於是黃昏時候她站在院子裏罵：

「狗×的，龜兒子，死娃子，偷了老子的雞兒，×媽的，吃了就脹死你，鬧（毒）死你，餓死你，把你肚子，腸子，心子，肝子，都爛出來，給雞兒啄，狗兒吃。你不得好死的……」

沒有人答話。我故意立在窗下看她咒罵。她穿着一件條子花布的汗衫和一條黑糊糊褲子，手舞着，腳踩着，一嘴白牙使她的黑黃臉顯得更加黑黃了。

「哪個偷老子雞兒的，有本事就站出來，不要躲在角角頭裝新娘子，老子的雞兒不是好吃的。吃了要你一輩子都不得昌盛，一家人都不得昌盛……」

「真像在唱『王婆罵雞』」我的姪兒走到我旁邊輕輕地笑着說。我也忍不住笑了。

她整整罵了一個鐘點。第二天早晨十點鐘光景，她又在自己的房門口罵起來，差不多是同樣的話，還有：

「你偷老子的雞兒嘛，你默倒老子是好欺負的。二天老子查出來，不打死你，也要掐死你，你死龜兒子永遠長不大的……唉，若不是因爲生活艱難，哪個願意淘神餓雞兒……你這小東西，把老子振得好苦，你這短命的……」

「你在說哪個？講明白點，」王家小孩從房裏走出來，冷冷地打岔說。他不過十一二歲，瘦長臉，顴骨略高，下巴突出。

「說哪個，我就說你，說你死龜兒子，看你敢把老子雞個（怎樣）我×你媽，我

×你先人，」婦人雙腳跳着，像要撲過去似地大聲說，臉掙得紅紅的，但她和那小孩中間還隔着一個天井。

「你說我，話就要講清楚點，不要帶把子，」小孩帶着大人氣指斥道，「你又要×媽×娘的，你給人家×慣了，才隨時掛在嘴頭。哪個希奇你的雞兒。你怕人偷，你黑了抱到睡覺好啦……」

婦人被這幾句話激得更起氣了。她這次真的跳下天井裏去，不過走了三四步就站住了。她口水四濺，結結巴巴地罵道：

「你罵我好，我不跟你死龜兒子吵，等你媽回來我要她給我講清楚，真是你媽給你爹×昏了，才生出你這種短命兒子來。」

以後是一番激烈的爭吵咒罵。只是話太骯髒，我不願再聽下去，只好犧牲了讀書時間，出去拜訪朋友。

那是前兩天的事。

豬是新養的，關於豬似乎還不曾有過大的爭吵。所謂「閒話」，我倒聽見過幾次。院子裏添了一口豬，到處都顯得髒一點。同院的人似乎都不滿意，也有人咕嚕過，我的侄兒侄女們就發過怨言，但是還沒有誰出來向馮太太提過抗議。這時她忽然提起餵豬的閒話，大概她自己聽見過什麼了。不過這事和我相干，我也不去注意。

「馮太太，你倒打得好算盤，雞兒也餵，豬兒也餵，」一個老太婆的羨慕的聲音插進來說。「今天豬肉漲到八塊多了。」

「嚴老太，你還不曉得，說起餵雞兒豬兒，真把我淘夠神了，天天在操心，晚上覺都睡不好。一會兒龜兒子黃鼠狼又來拖雞兒了，一會兒豬兒又闖禍了。就是爲這幾隻小雞，我同狗×的王家娃兒不曉得吵了好多架，真是淘氣得很。不是我吃飽飯沒有事情做，實在生活太高了。不然哪個狗×的還來餵啥子雞兒豬兒的，」馮太太帶笑地說，似乎她對她的豬兒雞兒十分滿意。

「是呵，不說雞，我是兩個多月連豬油氣也沒有沾到了。雞蛋也要賣一塊錢一個，說起來簡直要駭死人。」嚴老太太嘆氣似地說。

「是呵，現在東西一天比一天貴，」馮太太應道，過後她又許願道：「下了蛋，我給你老人家送幾個過來。」

「不敢當，不敢當，」嚴老太太感謝道，停一下又說：「到那時又不曉得會漲到幾塊錢一個啊。」

「哪個又曉得呵，」馮太太接口道。

「聽說昆明陰丹布跌到一塊錢一尺啦，」嚴老太太像報告重要消息似地說。

「哪兒有的事，你信人家說！這兒陰丹布只見漲，差不多二十塊了，」馮太太高聲應道。

在她們談話的時候三隻小雞先後跳進了我們的房裏，居然悠閒地在屋裏散步起來。

「你看，牠們又跑到人家屋頭去哪，教也教不聽。嚴老太爲了這些雞兒，我不曉得操多少心，嘔多少氣，說起來真傷味。你老人家也曉得我是出名好賭的，這幾天我連牌也沒有摸了。」

「是呵，我正奇怪雜個這幾天沒有看到你在張家打牌。我猜，未必你戒了賭嗎？又沒有聽說你跟哪個吵過架。原來是這回事。其實打牌也是混時候，餵雞兒不但混時候，還會賺錢。」嚴老太附和地說。她又順口添了一句恭維話：「到底還是你馮太太能幹。」

「哎，嚴老太，你倒挖苦起我來啦！我哪兒配說能幹！」馮太太大驚小怪般地說。「其實這個年頭想點法子掙點外水，也是不得已的事，要靠我們老爺留下來的那點兒錢，哪兒能夠過日子！嚴老太，你想想，我當初搬進來時候，才五塊錢屋錢，現在漲到五十塊了，聽說還要漲哩。」

「你們那位方太太說是有錢，公館就有好幾院，家裏人丁又少，也不爭（差）

這幾個房錢，雜個還要漲來漲去？」嚴老太接嘴說。

「越是有錢心越狠。幾間破房子，一下雨就漏水，一吹風就掉瓦。若不是因爲在抗戰時期租房子艱難，我老早就搬家了，看她老婆子又把我雜個，」馮太太氣憤地說。

「不要再說，她來啦，就是方太太，」嚴老太低聲警告道。

「真是說起曹操，曹操就到。她無事不登三寶殿的。來了總沒有好事情，」馮太太咕嚕道。

我等候着，果然不多久就響起一個女人的高而傲慢的聲音：「喂，哪兒來的豬兒？我的房子裏頭不准餵豬。是哪個餵的給我牽出去。」

聲音比人先進來，然後聽見她招呼：「馮太太，你今天沒有走人戶（出街拜客）

去？」

馮太太聽了兩句應酬話，房東太太又大聲嚷着：「馮太太，你曉得是哪個餵的

豬，我這房子裏頭不能餵豬的！如今越來越怪，天井裏餵起豬來了。我不答應，我不答應！

「方太太，我哪兒曉得，我一天又難得在屋頭，」馮太太支支吾吾地說。

「我頂討厭豬。又骯髒，又難看，到處拱來拱去，要把房子給我拱壞的。租幾個房錢不打緊，把房子拱壞了，我哪兒來錢培修！」房東太太說着又發起牢騷來了：「如今租房子給人真不值得，幾個租錢夠啥子用，買肉買不到幾斤，買米買不到一斗，還把房子讓給人家糟蹋，好好的房子給你來餵豬。」

「方太太，你也不要嘔氣。我就沒有糟蹋過你的房子。我這個人是頂愛乾淨的。我住別人房子也就當成自家房子一樣愛惜。我們老爺生前就時常誇獎我這個愛乾淨的脾氣，」馮太太有條有理地掩飾道，她說起來彷彿在敘述真的事。

「那麼我倒應當給你馮太太道謝啦，」方太太諷刺般地說。

這時意外地插進來一個小孩的清脆的聲音：「馮太太，你的豬兒今早晨又跑

進我們房裏來過的。」

「你悖時鬼，哪個要你龜兒子來多嘴！」馮太太氣惱地罵起來。

「馮太太，是你餵的豬，你剛才不是還說你不曉得嗎？」方太太驚怪地問道。我從聲音裏聽見她的不滿來了。

「是我餵的，又雜個×媽餵豬又不犯王法！生活高，哪個不想找點兒外水，這是經濟呀！公務人員也有餵豬的。我一個寡婦就餵不得！」馮太太突然改變了腔調厲聲答道，似乎已經扯破臉皮，她用不着再掩飾了。

「房子是我的，我不准餵就不能餵！」

「我出錢租的，我高興餵就要餵。我偏要餵，看你把我雜個！」

「你不要橫扯。我把你雜個，我要喊你搬家！」

「我偏不搬！我出得起錢，我不欠房租，你憑啥子喊我搬！」

「好你出得起錢。我給你講，從下個月起房錢每一家加一百塊，押租加一千塊。」

你要住就住，不住就搬。我沒有多的話，你不把豬牽開，房錢還要格外加五十。話說得很明白，二天你不要怪我反面無情。」

「你亂加房錢，我不認。你憑啥子要加我房錢！老子不是好欺負的。老子偏不加房錢，也不搬，看你把我難個！」

「我也不同你多說。到時候我會喊人來收房錢。房子是我的。我高興加多少就加多少，住不住隨你。目前生活這樣高，單靠這點兒房錢也不濟事。我不加，我拿啥子來用！」方太太理直氣壯地說了一大段，不等馮太太答話，便回過頭對王家小孩說：「王文生，你記到給你媽說一聲，下個月起房錢加一百塊押租加一千，不要記錯啦。我走了。」

她真的轉身就走了。馮太太在後面噤咕地罵着：

「你老不死的，賣×的，快五十歲的人啦，還擦脂抹粉賣妖嬈做啥子。你就只會迷住你們的老爺。你跌倒老子會看得上你。老子有錢餵豬也不餵你狗×的！你少得

意點。二天一個炸彈把你房子一下子炸得精光，老子才安逸哩！」

「房子炸光了，看你又有哪點好處？」王文生幸災樂禍般地說。

「哪個喊你龜兒子亂岔嘴！都是你狗×的鬧出來的禍事！」馮太太忽然揚起聲音罵道：「你告狀告得好，我默倒你有多大的賞哩。你們還不是要漲房錢？你默倒給老妖精舐勾子一下就舐上了！你這不要臉的死龜兒子。」

以後這大人同小孩的吵架又開始了，大約繼續了二十多分鐘。三隻小雞似乎在我房裏玩夠了，又慢慢地走出去。馮太太好像出街去走了一趟。大半天都聽不見她的聲音。就只有一隻蜂子嗡嗡地在玻璃窗上碰來碰去。天顯得更藍，樹葉顯得更亮。我感到一點倦意了。

下午我睡了一大覺，醒來聽見一陣「夥失夥失」的聲音。走出房門，我看見馮太太正躬起身子在那里趕豬，她笑容滿臉，而且帶着柔愛的眼光看她的小豬。豬並不太小，已經有普通的狗那樣大，全身灰黑色，拱起嘴，蠢然地搖擺着身子。

晚上我同侄兒侄女們談着馮太太的事，已經過了十點多鐘，右邊廂房裏忽然響起一陣「嗚嗚……打打」的尖聲。我一聽就知道是馮太太的聲音。

「黃鼠狼又來拖雞兒了，」我那最小的侄兒說，他滿意地微微一笑。

這晚上馮太太爲了黃鼠狼拖雞的事鬧了三次，有一次似乎在半夜，還把我從夢中吵了醒來。

第二天早晨十點鐘左右，馮太太在院子裏同王家小孩大聲講話。這次不是相罵，她的語調相當溫和：

「王文生，我求求你。你不要再振我的雞兒，你行行好事吧，我就只剩下這一個雞兒了。說起來好傷味，好容易長大一點兒，昨晚上全拿給黃鼠狼拖走了，就只剩下這一個孤孤單單的。我不傷心，你還忍心再振我，我又沒有得罪你……」

這帶點頹喪氣的告饒的調子使王文生滿意了，他笑着，不答話，却跳跳蹦蹦地

跑出去了。王文生的媽媽在城外做事，一個星期裏回來住兩天。他父親是一個三十幾級的公務員，早晨七點鐘上班，下午五點鐘後回家。沒有人管束這孩子，有一個十六七歲的聾丫頭伺候他。

王文生的影子不見了，馮太太在後面低聲罵了一句：「短命的畜牲，不得好死的。」聾子丫頭站在房門口嘻嘻笑着，聽不見她的話。

過一陣馮太太進房去了。王家小孩又高高興興地跳進來。他忽然爬上一棵樹上，坐在桤枝上，得意地哼着抗戰歌，小黑豬在樹下拱來拱去。孤獨的小雞沒精打彩地在土地上找尋食物。

一個清脆的聲音打破了寧靜的空氣：「馮太太，我們太太請你快點去。」這是外面那個獨院裏的丫頭在講話。

「好，我就來，」馮太太在房裏應道。過了一會她走出來，穿得整整齊齊的。她看看豬和雞，又看看坐在樹枝上的王文生，便站住裝出笑臉對那孩子說：

「王文生，難爲你給我看看豬兒雞兒，不要牠們跑出去。將來餵大了賣到錢，好請你吃點心呵。」

「我曉得哪，」王文生不大客氣地點頭應道。他望着馮太太的移動的背影，仍還舒適地哼他的歌。可是等到影子消滅了時，他忽然輕蔑地說：「哼，你的豬兒長得大，我才不姓王哩！哪個希罕你的點心？你這個潑婦！」

他一下子就從樹上跳下來，身子閃了閃，一隻腳跪在地上，幸而有手撐住，沒有完全撲倒。他起來，看見聾丫頭在房門口笑，就抓起一把泥土向她擲過去，丫頭跑開了。他不高興地罵着：

「我×你先人！有你狗×的笑的！」

以後院子裏又顯得十分清靜了。我從玻璃窗看出去，沒有人影，豬躺在樹下，雞懶洋洋地在散步。

我的臉還沒有離開玻璃，就看見馮太太一搖一拐地走進來，皮鞋囊囊地響着，

她一身的肉彷彿都在抖動。

「那個小鬼跑出去了，這兒也要清靜得多，」她在自言自語。忽然她帶了驚訝的聲調：「雜個，今天豬兒萎瑣瑣的，未必牛病哪。」

她說着就走下天井去，關切的看着那小豬，然後「夥失夥失」地趕牠起來。她忙了約莫十多分鐘，纔走進右邊廂房。過了一會她又出來，口裏咕嚕着，忽忽走出了院子，最後還回頭看了看天井。

三天後，其實我記不清楚是三天或四天了，下午兩點鐘我流着汗從外面回來。天空沒有一片雲，太陽晒在頭頂上。我走進大門口，碰見房東方太太氣冲冲地走出來，她臉上的脂粉被汗水沖洗去大半，剩下東一團西一塊，讓衰老的皺紋全露出來，蓬鬆的電燙過的長頭髮披在頸後，（看一眼就可以知道這是新燙的，我前天才聽見侄女們講過電燙的價錢：一百五十元！）新式剪裁的旗袍裹着她的相當肥壯的

身子。一股廉價的香水味（現在不能說是廉價了）向着我撲來，我不覺想起了「老妖精」三個字。她後面跟着一個穿短服的粗壯的中年漢子。

馮太太領口敞開，坐在房門口哭着罵着：

「……你狗×的，賣×的，你賠我的豬兒，賠我的豬兒……你默倒老子是好欺負的。萬一我的豬兒有個三長兩短（我忍不住笑了一聲，她並沒有聽見），老子要你抵命……你默倒你有錢就該狠。老子住你房子，又不是不給錢。就說餵個把豬兒，也不犯王法嘛……」以下是一些惡毒的咒罵。

嚴老太太和獨院裏的張太太在旁邊論斷這件事情，發生幾句攻擊方太太的言論，不過調子相當溫和。從她們的談話，我才知道方太太帶了一個用人來同馮太太交涉，結果大吵一頓，方太太還吩咐用人把小豬踢打了幾下。她們談夠了時，纔挨近馮太太，俯下身子溫和地去勸慰她。

「馮太太，算了吧，人家有錢有勢，是你惹得起的？況且是爲了這點兒小事情。豬

兒本來就難餵大。你看牠這兩天萎瑣萎瑣的，就像害病的樣子。我看還是趁早把牠拿賣掉了換幾個錢回來好些……」嚴老太慢慢吞吞地勸道。

「我不，我不！我偏要餵！老子不怕她老妖精！至多不過搬家！」馮太太帶着哭聲，倔強地說。不過她不久便收了眼淚。她向這兩個朋友發了一通牢騷，吐了一些咒罵，聽了好些勸慰的話，後來就跟着她們走出去了。

院子裏靜靜的，豬昏迷似地躺在地上，牠身上沒有顯著的傷痕。忽然牠睜起眼睛望着我，這是多麼苦痛而無力的眼光。

我走進房裏。哥哥和嫂嫂從鄉下回來了，他們正和侄兒侄女們談論加房錢的事。房東剛才來正式講過，口氣比較我們想像的溫和一點，說是只加五十元房錢，三百元押租。她對馮太太却提出了較苛刻的條件，因此還引起了一場激烈的爭吵，使得兩個女人幾乎相打起來。小豬就是在兩人的爭吵中被用人打傷的，要不是張太太們來勸解，事情還不會這樣簡單地結束。

大約過了一個鐘頭，我那最小的侄兒進來悄悄地對我說：「五爸，你快去看，馮太太在給豬兒洗澡。真正滑稽。」

我跟着他出去，立在窗下。樹幹沒有遮住我的眼睛：馮太太撩起旗袍的襟口蹲在地上，用刷子從旁邊一個臉盆裏蘸水來刷洗牠的身子。牠有氣無力地呻吟着，馮太太不斷地發出安慰和愛憐的話語。

這晚我和哥哥嫂嫂們出去吃茶，看見馮太太躬着腰「夥失夥失」地，小心翼翼地趕豬進圈，（我應該加一句說明：豬圈在馮太太的住房後面，由一條小巷通進去。）小豬沒有知覺似地躺在地上，只微微動一動身子。馮太太表現了極大的忍耐力，她始終溫和地揮動着手，溫和地呼喚小豬。

第二天我便沒有看見小豬出來，再過一天逼近正午的時候，我聽見馮太太同嚴老太講話。

「今天更不行了，起也起不來，也不吃東西，就翻着白眼兒。我望牠，牠也眼流水

汪汪地望我，我心裏頭真難過。畜牲跟人是一樣，牠也有心腸，啥子都懂得，就是講不出來，」這是馮太太的聲音，調子是悵鬱中含得有焦慮。

「我看就是那天打傷的，內傷很重，你給牠敷點藥嘛，看有沒有效，」嚴老太說。「牠會說話也就好哪，我不曉得牠病在哪兒，不能給牠治病，只是空着急有啥子用。嚴老太，請你找人給我問一問，看能不能想個啥子法子……」

以後的話被侄兒侄女們打斷了，他們一窩蜂地跑進來，喚我去吃中飯。其實馮太太的話是繼續說下去了的，只是我無法聽清楚罷了。

這天天沒有黑，豬死了。我看見馮太太一個人坐在房門口傷心哭着，才知道豬死。她不吵不鬧，聲音不大，埋着頭，寂寞地哭。哭聲中夾雜着一切喃喃的哀訴。

沒有人理他。起初王文生同那個鬻丫頭含笑地看了一陣，王文生手裏捧着一個飯碗大的青柚子，大約是他剛從樹上摘下來的，先勸我還看見他爬上那棵柚子

樹。後來他逼着聾丫頭同他拋柚子玩，不再注意馮太太的事。「看熱鬧」的人自然不只這兩個，但以後都散去了。夜掩蓋了她的影子。夜吞沒了她的聲音。

這夜又被日光驅逐了。以後我常常看見馮太太在院子裏用米或飯餵那隻唯一的小鷄，有時也餵餵從屋簷上飛下來啄食的麻雀。鷄是漸漸地長大了。牠閒適地在天井裏跳來跳去，但總帶着一點寂寞的神氣。

又過了幾天到這月底，馮太太搬走了。我沒有看見她搬家，也不知道她搬到哪裏去，只聽見說是她一個人照料着車夫搬走的，她的東西不多，但她也往來跑了三趟。看這情形她的新居似乎就在這附近。沒有人來給她幫忙。她這個人沒有知己的朋友，也是可以料到的事。

我的最小的侄兒對我說起馮太太搬家的事情，他覺得最有趣的是她像抱孩子似地把小鷄抱在懷裏，小心地坐上黃包車。

馮太太搬走後的第二天上午，房東來看了看空房子，吩咐那個跟她來的用人把房屋打掃一番。下午新的房客搬來了，是一對年青的夫婦。男的是本地人；女的講一口上海話，衣服華麗，相貌也很漂亮。這夫婦彷彿還是新婚的，兩人感情很好，每天傍晚男的從辦公處回來以後，這院子裏就有了銀鈴般的笑聲和歌聲。

據說這新夫婦是房東的親戚。因此房東到我們這院子裏來的次數也增多了。以後不用說天井裏石階上都是非常清潔，再也不會冇豬和雞的腳跡。

只是我的房間裏在落雨時仍然會漏水，吹大風時仍然會掉瓦，飛沙塵。

兄與弟

在十天的陰雨之後，我見到了金色的陽光和蔚藍的晴空，覺得非常爽快。午飯後回到樓上臨街的屋裏，預備翻看一本書，剛在靠窗放的書桌前坐下，就聽見下面有人說：「掛三角球了。」掛三角球只是表示敵人的偵察機到了這城市的附近。偵察機出現有時是轟炸機來臨的先兆；但往往偵察機回去以後就再沒有一點消息，至少今年的情形是如此。所以聽見說掛三角球我並不着急，不過站起來走到另一面窗戶前，越過重重的屋頂向球桿那邊望去。

瘦長的球桿上果然懸掛着那個三角形的紅紙燈籠。我又埋下眼光去看橫在我面前的那條長街。這是新闢的馬路，並非要道，行人不多。路相當寬闊，整潔。對面似乎從前有過房屋，現在却只剩下兩三堵廢牆，和四五間玩具似的木屋。這些木屋中

有的剛剛造好的，沒有油漆，顏色很新，還是用了木板做屋頂；有的屋頂蓋了瓦，還有着用石灰和泥土糊的牆壁。牠們的窗和門是聯在一起的，有時人把門緊緊關上；這些木屋就真像是些木箱了。

木箱後面橫着一個小小的斜坡。這斜坡的一端，堆着從附近各處搬運來的瓦礫，堆得高高的，竟然成了一個小丘；另一端沿着一條腳走出來的小路下去，我看見一片平地，這片地上曾經有過相當整齊的房屋，却被炸毀或燒掉了，只留了幾堵斷牆來表示房屋的界限，其中有一堵牆較高，還開着門，不過已是不能關閉的門了，但我常常看見人從這門進出。通過這門，依傍着另一條更大的馬路的高壁，人們搭了幾間木屋，是用圓圓的木條搭成的，一排三四間相當大，據說這是一部分建築工人臨時居住的地方，屬於某營造廠的。這營造廠正在修建附近某新廈，大約最近就可以完成了。

街上仍還帶着安靜的氣象。一輛黃包車拖過去，三五個行人緩步走來，沒有吵

鬧和騷動的樣子。三角球靜靜地吊在桿上，彷彿死了似的，動都不動一下。我也像呆了似的在窗前站了好一會。動的顏色在我眼前繼續流過，可是我的眼睛什麼也沒有抓住。

忽然天空裏響起了機聲。聲音越來越大。我一聽就知道是我們自己的驅逐機，而且不只一架，但看却是看不見的。不過我也側頭去找尋飛機的影子，自然沒有找着，牠們帶着巨大的吼聲掠過我的頭上飛走了。

機聲在我耳邊響了許久，又漸漸地淡下去，消失了。街中的行人大半停住腳仰頭向天空張望，還用手蓋在前額上，後來也逐漸散去了。一個穿灰布長衫有八字鬚的中年男子走到對面第三個木屋前，開了鎖，推開門進去。門仍舊關着，另一個穿藍布短衫的年青人走過來，站在門口，同裏面那個中年人講話。

球桿上的三角球已經取下了，我也沒有留心是什麼時候取下來的。不過我覺得應該回到書桌前面去了，便轉身走向那里，安心地坐下來，打開我要看的那本書。

書本有着相當的吸引人的力量，不到多大一會功夫我的心就被引入那個奇異的世界裏遊歷去了，我忘了周圍的一切。但是一些不諧和的聲音仍還鹵莽地闖進我的耳裏來。好像是兩個人在吵架，好像是在第三個木屋門口談話的兩個人。

我看長長的一章，吐一口氣，放下書，讓我的心休息。忽然我聽見：『你再不給，我就押你的毯子，說過算數，你二天休要怪我。』這是年青人的聲音，並且還像是帶看決心說出來的。另一個接着說：『你敢進我的屋，我就打斷你的腳。』

沒有回應，好像那個年青人已經跑開了。剩下中年人的得勝般的罵聲寂寞地響了十多分鐘。我抬起頭向寫字檯前窗外看，馬路的另一端朝着高坡爬上去，一大羣人正從上面走下來。在高坡之上懸掛着那一個好像永遠不會褪色的藍天。迎面吹進來一陣微風，把那些咕嚕般的罵聲全吹走了。我吸了一股清氣，過後又吸了一股灰。

在這以後的第十二天，正午也掛過三角球，可是不到一個鐘頭就取下了，天氣

朗爽，晚上天空映出一彎新月。

夜晚我睡得早，其實這建築裏的別的人通常也都睡得早。有時剛到十點鐘大門就上了鎖，房間裏就滅了燈，整個房屋靜靜的，老鼠的跑步代替了人的腳聲。這一天相當熱。到夜晚還沒有退盡涼。我睡了一覺，似乎沒有睡過兩點鐘，就醒來了。喚醒我的第一是人聲，第二是臭蟲，臭蟲咬得我的頸項上起了好些疙瘩。

下面馬路上人聲嘈雜。我不用仔細去聽，便知道有人在對面木屋門前吵架。吵架的事在這附近是常有的，也引不起我的注意。不過這天躺在佈滿了臭蟲的木床上，我搔着發癢的皮膚，不能夠再闔上睡眠，就只好讓那些帶怒的話語打進我的頭腦裏來。

「我不在屋裏，你進來抱我的毯子，不算偷算啥子……」這聲音我能夠分辨出來，就是住在第三個木屋裏的那個中年人的。

「我講過我要來押毯子，王老么看見我抱去的……」這聲音對我也不是陌

生，分明是那天的年青人在說話。

「你今晚上又來做啥子？是不是想撈點油水？我的東西都在這兒，少了二件，就是你拿去的。你默倒你跑得了！」

「我來找王老么講兩句話。我才一隻腳跋進屋裏，哪個碰過你的東西。你不要亂賴人。」

「你不偷我的毯子，老子朗個會怪你！老子講過不准你進我屋裏來。看你賊眉賊眼的，就不會有好心腸。你默倒老子的××是好吃的，嘗到味道又跑進來了。毯子不抱回來今天不放你走。」

「老子空手來空手去，你敢不放我走。今晚上又是狗尿灌多了，發酒瘋，老子讓你一手，你也要識相點，滾開些，擋住老子朗個？」

這以後便是一陣喧鬧，好像兩個人扭打起來，旁邊有些人出來排解，把他們拉開了。

道。『唐五哥，唐五哥，打不得呵，自家的哥子呵，』一個老年人的聲音插進來警告。

『我不怕，我不怕！看哪個打得贏哪個！』那個中年人聲音嘶啞地吼道。彷彿他的一隻手被人拉住了，他正在那里掙扎。

『唐二哥，你是當哥子的人就少開一句腔。兄弟家有啥子事講不好。何必就認真動起手來。唐五哥要走，你就放他走吧，夜晚間也鬧不出一個名堂啥，』這聲音對我相當熟習，說話的人是這條街的一個甲長。

『趙三哥，你不曉得，不看到兄弟家面上我早打斷了他的腳，』唐老二理直氣壯地接口說。『我前天不在家他拉開鎖，把我一床毯子抱走了。我跟他討，他也不還。今晚上他又想來偷我。你說我該不該教訓他一頓？』

『哪個偷你的毯子？』唐老五氣沖沖地搶着分辯道，『我早就講過，你爭（欠）我錢不還我才抱去押的。毯子還在張老么那兒，押五十塊錢，還有十塊錢利錢。你要

毯子，就拿六十塊錢去取。爭帳還錢，又不犯王法，況且我也沒有多拿你一個。」

「老子爭帳，自不然會還錢。哪兒有你自己來抱東西的道理？況且這是賭帳，不一定要過硬。」

在一些勸解的話語中間，年青人的響亮的聲音又飛起來撲進我的樓窗：「哪個說賭帳不過硬？我也是五元十元的關金券從口袋裏摸出來的，贏了拿進去，輸了拿出來，哪個人都是一樣。我上個月輸兩百元給你，我哼都沒有哼一聲。×媽你輸了就想賴，還有臉皮姓唐。」

淡淡的月光照亮了半個房間，房裏靜靜的只偶爾響起一個朋友的磨牙聲。在鄰近的那張床上朋友睡得很好，他什麼也聽不見。

「我姓不姓唐和你屁相干，我沒有做過喪德的事，沒有囤積居奇，我沒有剷過地皮，我朗個沒有臉皮見唐家的祖宗。我下力掙錢，清清白白……」以後的話說得不清楚，從語聲，我便知道這個「唐二哥」的確喝過了酒。

「算了，看我的面子，大家都讓一手，唐五哥，你回去哈。你關上門睡覺，有話明天再講。明天吃茶，我開茶錢。唐五哥，你也不要再講了，你先走哈，究竟是一家人。」甲長似乎一面講話，一面推着唐老五走了兩步。

下面人聲雜亂，好像吵架的兩個主角都忙着向旁觀者解釋事情的經過，不再大聲同對方叫罵了。

接着是一些人在發議論，說話的人多，論調也不同。大家隨便說了一陣，後來漸漸不熱鬧了，我想，一定是唐老五走開了，那麼這場爭吵大約就要終止了吧，便閉上眼睛，希望立刻進到夢裏去。但是忽然唐老二的尖銳的叫聲打岔地衝進了我的耳朵：

「你們放他走了，我又問哪個要毯子？他一定不肯還我。趙三哥，請你去喊他來，喊他還我的毯子。」

唐老二似乎要撲到外面去，却被姓趙的攔住了，姓趙的彷彿帶了點不高興的

樣子說：

「唐二哥，你未免太不大方了。一床舊毯子值不了幾個錢，二天拿錢取回來就是啥。我兄弟這點當是賠得起的。況且我不過是個外人，你們倒是弟兄家。」

「我不是他的哥子，有這種打爛帳的兄弟，我氣都會氣死哪，」唐老二生氣地嚷道，「趙三哥，請你幫我把毯子追回來，老五聽你的話。他平素有點怕你。」

「唐二哥，輸了錢還帳，也不算啥子希奇，都是硬過硬的。你也是明白人，毯子你自家去追吧，」趙三哥嘲諷地答道，從聲音裏我聽出來他的不滿和氣憤。「不過你們緊吵，吵得街坊上出來說話，你不要怪我。」他說完，不等唐老二答話，便哼起川戲的調子揚長地走開了。

唐老二却從此靜下來，起初他還咕嚕地抱怨幾句，後來也就不作聲了。我覺得氣悶，便站起來，到窗前去立了一陣。

木屋前面還有五六個人，他們在低聲講話，過後也就散開了。只剩下兩個人，一

個靠門立着，不斷地搖着頭；另一個矮小的漢子默默地站在堦沿上。一輛黃包車拖着昏黃的燈光在街心慢慢經過。月光淡淡地照着木屋和門前的男子，還是那灰布長衫和瘦長的臉和下垂的八字鬚。就是那個嚷着不願做哥子的人。我看見他的搖擺的頭，却看不清楚那臉上的表情。

「唐二哥，我幫你湊點錢自家去取毯子吧，好在六十元也不是大數目，」矮小的漢子走到八字鬚身邊勸慰似地說。「究竟是弟兄，爲了六十塊錢傷了和氣，也值不得。」

八字鬚帶點氣惱地嘆了一口氣，仍還搖着頭慢慢地答道：「老五太欺我了。他平素對我總是大模大樣的。這回事情只要他先來講一聲，五六十塊錢，我也不是拿不出來。雖說不是一個媽生的，究竟是自家弟兄，鬧起來給旁人看見，又有啥子臉面？只要他平素明白點，他平素對我這哥子和氣點，我們也就鬧不起來……其實也怪我今夜晚多灌了兩杯酒。」

隔了一個多星期，上午我從這建築的大門出去，看見對面木屋的門開着，這木屋已經佈置成了一個小雜貨店，八字鬚和矮小男子低着頭在擺設貨物。

「唐二哥，今天開張呵，恭喜，恭喜，」一個人走到門前，帶笑地大聲說。我認得這是趙三哥。

「趙三哥，不敢當，不敢當，請坐，請坐，」八字鬚抬起笑臉，兩隻小眼睛滿意地震動着。「那天夜晚吃醉酒，得罪你哥子，只怕你哥子見怪……」

以後的應酬話我沒有聽見，我走遠了。我走進那條橫馬路，又看見掛出了三角球。

兩三個小孩一而嚷着「掛三角球，」一而掛三角球，一面跑下坡去。從坡下木條搭成的小屋裏，有兩個工人模樣的人走出來。

就在這晚上發生了一件意外事情。

我和兩個朋友聽了國立音樂院的演奏會，從××戲院走回家，剛走進我們這條新闢的馬路，那個年青的友人便發出驚叫：「看，什麼事情！」

人們成羣成堆地站在我們左手邊，似乎都在望着坡下；坡下有煤氣燈的白光，有喧嘩的人聲，我只覺得好些影子在幌動，但什麼也看不清楚。

「是不是在拍電影？」我隨口答道，便向着人堆走去。

「恐怕是木房起火。」另一個朋友說。

這時我們都擠進人堆，而且站在馬路的邊緣了。靠着那強烈的煤氣燈光，我看見坡下的木屋全變做一大堆木條，人們在那附近嚷着，動着，搬運東西，許多人站在一處用力抬起一根粗的木頭。一個人高高提起燈，大聲指揮別人工作：

「這兒底下還有人，還在呻喚！快點……搬……大家再使點勁！還要起勁……

就在這兒底下！」

我明白：屋塌了。我立刻打了一個冷噤。「傷到人沒有？」我順口問旁邊一個不認識的人道。

「打死四五個，有的連腦髓都打出來了。」

「那麼救活好多人？」年青的朋友問一句。

「也只有幾個，」另一個陌生人答道，他又說：「都是些先生們，哪兒有好大的氣力。」

那麼你們爲什麼不下去幫忙？我想追問他一句的。確看熱鬧的人是這麼多，大家發議論，表同情，却沒有一個人下去幫忙抬木條救人。這事情我實在不了解。

就在這時候，忽然一個中年人氣急敗壞地跑過來，他粗鹵地把我與那個陌生人推開，頭也不回地一股氣跑下坡，直跑到木條旁邊，嚷着：「等我來！」他挽起白汗衫的袖子就躬腰去抬木條。

「唐二哥，唐二哥，」有人這樣叫起來。下去的人果然是八字鬚。

我覺得慚愧：我自己還是一個旁觀者，八字鬚倒跑下去救人了。但是他今晚上爲什麼會做得這樣勇敢，這理由我想不出。

「唐老五就住在這兒，不曉得他是不是也埋在底下。唐二哥怕是來救他兄弟吧，」一個人解釋地說。

我旁邊那個陌生人賣弄似地答道：「唐老五腦殼上打了一個大洞早沒氣了，他的哥子休想救活他。」

八字鬚聽不見這樣的話，他埋着頭專心在抬木條，他已經同着一些人把木條搬開兩根，忽然一個穿短衫的人跑來抓住他的膀子，帶點驚惶地大聲說：「唐二哥，你來得正好，你快去看你們老五，腦殼都打開花了。」

「他在哪兒，他在哪兒？」八字鬚仰起頭瘋狂似地尖聲問道。

「我帶你看，」短衫人簡單地回答，就把八字鬚引起走了。

我的眼光跟隨着他們的脚步走，到了斷牆脚下，那里光線暗淡，人的面貌開始

隱入陰暗裏，我看不見八字鬚的臉部表情，却只見到他突然撲倒下去，彷彿走滑了脚跌在地上一般。

「唐二哥，唐二哥，」短衫人驚怪地喚道。

八字鬚不答應，却開始孩子似地哭起來。這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

「唐二哥，快起來，快起來，」短衫人張惶地催促他，歇了歇又說：「唐二哥，不要難過了，還是買個方子（棺材）早點給你們老五收屍吧。」

八字鬚站起來，伸出巴掌擦了一下眼睛。朝着我站立的方向叫號般地說了一句：「他，他真死了。」一個人提了燈籠過來。我看見在八字鬚的臉上，眼睛鼻子一帶塗上了鮮紅的血跡。他的面顏變得可笑而又可怕了。他似乎不自覺地動着手抓自己的汗衫，扭扣早已拉開，露出來黃黃的胸膛，他用力在胸膛上抓着。

「唐二哥，朗個你臉上盡是血。」提燈的人驚叫道。

八字鬚茫然地伸手再去擦一下臉，血跡更擴大了，他又茫然縮回手來，呆立着，

嘴裏哼出低的聲音。

「你先回去洗洗臉，把血洗乾淨。橫豎廠裏會給你們老五收屍的，」提燈的人溫和地，同情地勸道。

「我去買方子，」八字鬚用低沈的聲音說，但是他並不移動一步。

「方子廠裏會買的。這幾個錢廠裏也看不起。平白死了好幾個人，未必他們還敢說不來收屍？」提燈人說。

「麻哥，你不要怪廠裏，廠裏的馬先生也在幫忙救人呵，」短衫人插嘴道。

「我不怪廠裏！如果廠裏早把房子搭得結實點，哪兒會出事死這些人？陳老么，你說我講得對不對？」提燈人不高興地應道。

「唐二哥，唐二哥，我到處找你！」另一個人跑過來，這是一個矮小的男子，就是同八字鬚住在木屋裏的王老么，他氣咻咻地說，接着又問一句：「你看見五哥了？」

「我去買方子，」八字鬚喃喃地說。

「唐二哥，你臉上朗個啦！」矮小人驚叫起來。

「我……我去買方子，」八字鬚含糊地說。

提燈人伸手碰碰短小人的肘彎，帶暗示地說：「王老么，你陪唐二哥回去洗洗臉，讓他早點睡吧……」五哥的事情有我在這裏照應。」

這時突然人聲嘈雜，人們抬着一個新的屍體過來。矮小人勸着八字鬚回家，八字鬚連連搖頭，表示不願意。但終於被矮小人拉起走了，短衫人也去了別處。新的屍首和新的人引起了注意。

我仍還站在那裏。坡下的活動繼續進行着。提燈人走到一個穿襯衫的青年面前低聲講話。一個年青女人哭着跑到停屍的地方，大聲喚着親人的名字。

「××，回去吧，不要再看了，」這話語好像是從另一個世界裏傳來的，使我吃了一驚，我回轉頭，看見一個朋友的臉，他伸出手，拍了一下我的肩頭，在他背後還立着另一個友人，我才記起來我是和他們一起從戲院裏出來回家去的。我在這裏已

經立了好大一會功夫了。

「好，」我點點頭就跟着他們離開了人羣。

天空逐漸發亮，先前橫在我頭頂上的大塊雲片都飄散了。一個淡青色的天蓋在上面，街道白白的躺在我脚下，而且彷彿從我的脚下伸展到無窮的地方。我們居住的房屋就立在眼前，沒有燈。從二樓一個窗洞裏露出兩個人頭，一男一女，我認識這一對夫婦。

大門關着，上了鎖，我們叫門，站在人行道上等候工人拿鑰匙來開鎖。

我看對面那木屋，門關閉着，漏出來燈光，但沒有聲息。有人走到門前敲門，叫喚：「唐二哥，唐二哥，」這是那姓趙的人的聲音。

木屋門打開。我們大門的鎖也打開了，朋友們進去，我留着。我看對面。從木屋裏閃出一個人影，是王老么，他低聲打招呼：「趙三哥。」接着說：「唐二哥睡着了，趙三哥，你找他有啥子事情？」

「他曉不曉得他們五哥打死了？」趙三哥問道。

「他去看過了。他爭（差）點兒就要發瘋。我們好不容易才把他拉回來，才將（剛纔）勸睡着。」矮小的王老么小心地答道。

「那麼我走了，我也沒有啥子要緊話跟他講，我就是來看看他。我才將曉得他們五哥的事情，太可惜了。雖說他們弟兄間平素處得不好，究竟是親兄弟啥，我怕他也有些難過。」趙三不進屋，就站在門前，輕聲同王老么講話。

「其實他們弟兄間也沒有多大意見。唐五哥也是個好人。就是因為賭錢爭帳押毯子那回事情，兩兄弟吵過幾回架。二哥後來也失悔。他時常講他情願同唐五哥講和。想不到事情出得好快，連我也不好過。趙三哥，你沒有看見二哥才將那種神氣，我真怕他會發瘋。」王老么帶着感動的調子絮絮地說。

「這陣子他好些了……？」

「這陣子他睡得很香。明天就不要緊了。唐五哥的屍首今夜晚就會收斂好

的。」

「那麼我明天再來看他，我想他明天就沒有事了，」趙三簡單地說，他拔起腳走了兩步，又回過頭來告訴王老么：「今夜晚，一共死了六個，傷了三個，還有一個將才挖出來，腳壓斷了，廠裏總要拿出一筆錢，來才脫得了手。」然後他跨着大步朝他來的方向走去，就是朝着出事的地方走去。

「只怪他房子搭得不結實。人都死了，拿點錢有啥子用？」王老么不滿意地咕嚕道，他轉身關了房門。

一陣涼風透過我的西裝上衣和襯衫，我覺得背脊發冷，便默默地走進這建築的大門。我聽着工友上鎖的聲音。於是我彷彿落進了靜寂的陷阱一般，我在黑暗的過道中摸索着，我摸到樓梯前面。四周靜靜的。我慢慢地踏上樓梯，一步一步地把樓梯跨完，仍還摸索着，我又進入一條狹長的過道，又靜靜地走完這過道。現在我推開自己的房門了。

有燈光，有人影，兩個朋友的眼光迎接我。一個友人還問道：「你在哪兒去了？怎麼現在才上來？」

「我就在門口，聽他們講話。」我順口回答着，便走到窗前，伸出頭去望下面的街道，我也沒有什麼目的，只是隨便看看。

「在門口聽哪個講話？」友人驚奇地問。「我們沒有看見有什麼人。」

「就是對面木屋裏的人，他們在講那個哥哥和兄弟的事，你們先前不是也看見了的？」

「你真愛管閒事，看見了不是什麼都明白了嗎？還要去打聽幹什麼？早點睡覺吧，你明早晨還要早起呢！」另一個朋友抱怨我說。

我只對他笑笑，這是苦笑，我又掉頭去看下面。月亮出來了。街道明亮而靜寂，但靜的只是這一段馬路，在我的左手邊，遠遠的我瞥見光亮和人影，從那里還有人聲隱約地傳來。人們還在那地方工作。對面木屋裏燈光突然滅了。

我想，那弟弟的屍首也許已經搬走了，也許仍還躺在坡下，現在應該被月光照耀着吧。那麼在木屋裏睡着的哥哥不知道在做着怎樣的夢：是在向弟弟爭毯子，嚷着要打斷弟弟的脚呢，還是在坡下拾木條想救活這同一個弟弟，或者倒在屍首旁邊號哭呢？

我越想越覺得心裏不痛快，便下了決心關上窗戶，拉上窗簾，把月光也關在外面，然後轉過身子向着我那成了臭虫的大本營的木床走回去，今晚我或者可以好好地睡一覺吧，我的心太累了。

原书空白页

夫與妻

夜晚我坐在去年我寫「長夜」時坐的那個房間裏。時候也正是暮秋，門外展開一片朦朧的月夜，四周靜靜的，沒有聲息，我面前攤着朋友們的來信和沒有塗上字跡的信箋。成都、重慶、昆明友人的面容漸漸地在紙上浮現了。他們親切地對我微笑，我的耳邊響起了低微的腳聲。好像許多人向着我走過來。怎麼，是朋友們的腳聲麼？難道他們已經到了我的身邊？他們會跨過那麼遠的距離來看我？我感到一陣驚喜。我伸直身子睜大眼睛看看屋子的四角，看看面前的信紙。友人的面容全消失了，有的只是寫滿了字和沒有寫上字的大張和小張的信箋。燈芯上結了兩個燈花，使燈光變得陰暗了。我拿開燈罩，用剪刀去剪燈花。

忽然在外面飄起一個女人的尖銳的哭叫，使我那捏剪刀的手停住了，我驚愕

地側頭看房門，兩道門關得緊緊的，沒有響動。我慢慢地剪着燈花。

女人的哭叫沒有停止，男人的粗暴的聲音插進來講話。另一個男聲似乎在旁邊勸解。我的心安定了。我不用多想就知道這是一對夫妻在吵架。這原是很尋常的事情。

我拿起筆寫信。門外聲音繼續着，彷彿這些人就停留在這一段馬路上似的。我寫滿一張信箋，女人的哭聲已經住了，但吵鬧仍還是相當激烈，我擱下筆側耳傾聽，却只抓到一些含糊不清的字眼。我突然煩躁起來，便推開面前信紙，打開門走出去。正對着這門，馬路上聚着一小羣人，大約有十六七個吧，我只看見一些黑影，月色很淡，照不亮那些人的面顏，我跨過屋前那片空地，走到馬路旁邊。

我找着一個空地站定了。我用眼光去捕捉面前幾個人的臉貌。我先看到那個女人；長長的黃瘦臉和塌鼻子，還有一頭披散的長髮，她穿一件陰丹布長袖旗袍，領口大敞開，被白汗衫掩着的胸膛也現在外面，她氣沖沖地抄着兩手站在那里，不

耐煩地聽旁邊一個中年男人講話。中年男人有着一張三角臉，上闊下尖，唇邊圍了一圈鬚根，身上穿的是黃色毛線衫和灰色西裝褲。他向着兩個人談話，一個是穿黃色制服的警察，另一個不知是哪一類人，穿的彷彿是灰色中山服，上面罩着黑布大衣，這人比警察年紀大，但也只有三十歲光景。此外還有幾個人，有的穿長服，有的穿短衫；另有一個人扶了一輛腳踏車站在後面，車上有一個小燈使他的臉顯得比別人清楚，他年青，帶一臉傲相，只是身材短一點。

「……她專門跟你作對，你說東，她就說西；你叫她這樣做，她偏要那樣做。比如說有位先生來定做衣服，講好五天要貨，你趕緊做，她偏不做，你說做扣子，她就要做別的，總要你到期交不出貨。」中年男人壓抑着怒氣，揮動着手很有把握似地說，聲音不太大，却頗用力，他還沒有說完就被女人打岔了。

「沒有這回事，你在扯謊！」女人憤慨地嚷起來。

「蔣嫂子，你讓他講完，不要打岔他。」穿黑大衣的人干涉道，警察表示同意地

點一點頭。

中年男人繼續說下去：「屋裏的事情你叫她做，她不做。我不在家，舖子裏的事情她也不管。生意一天比一天壞，連老主顧也不肯上門。我講她，她就跟我吵。我講一句，她就講十句。我沒有動手，她就哭起來。請你們官長斷個公道，這種女人該不該打！」

「你扯謊，儘你一個人講，你沒有一句真話！」女人頓着腳，揮動着手對他啐道。
「我不講真話，你講真話！」男人大聲辯道。

女人做一個發言的姿勢。但是穿黑大衣的人開口阻止她：「蔣嫂子，你聽我講幾句話，女人要跟男人和氣做事才對。女人要靠男人，男人做事，女人要幫忙。常言說男人撐船，女人把舵。比如說他做衣服，你就幫他訂扣子，上衣領。講好五天交貨，你就該幫他四天做出來。夫妻間和和氣氣才是正理。女人不在屋裏好好做事，一天貪玩耍，愛吵架，有哪樣好處？你看特察里那些人，一天穿紅着綠，貪吃好耍，又有哪點好？」

不是沒有下場！」

女人不能再忍耐了，便大聲叫起來：「曾先生，話不能這樣講！」

穿黑大衣的人不讓她說完，馬上更正道：「我是在打比方，講女人貪愛愛鬧沒有下場。男人也是一樣，男人愛愛，愛在外邊胡鬧，也不對，也不會有好下場的。」

「曾先生，你不能這樣說，」女人顯出全身的勁來，她的頭只是動着，手只亂擺動，一開口就像要讓人知道她是在作長篇的演講似地，「他講我哪樣哪樣，都不是真話。並不是我貪愛愛吵架，我一年到頭就難得跟他吵一兩回。從今年正月起他到祁陽去，兩個月不來一封信，半年不寄一個錢，一連九個月都是我給他做，我給他照應舖子。他說我不做，我不做，我吃哪樣？那他的舖子早已關門了。他不回來，也不寫一封信，樓上張先生娘子問我，他爲哪樣不來信，我還說他生意忙，難得有功夫。他回來一句好話不講，只會發脾氣，每天夜晚不曉得到哪里耍去了，到十二點鐘一點鐘才回來。樓上張先生娘子都曉得，我講一句冤枉話，我爛掉舌頭……」她越講越動感

情，後來忍不住抽泣起來，抽咽把她的喉嚨堵塞了。

「好哪，不要多說了，」穿黑大衣的人說，「清官難斷家屋事。我們也不好講你們哪個人是哪個人不是。你們橫順是夫妻，有哪樣話講不好的。蔣嫂子，你跟着你男人回去吧，再吵鬧下去，也就沒有意思了。」

「我不回去，」女人把兩手在胸前一抄，賭氣似地說。

警察開始發言，她對女人的「反抗」表示不滿，他板起面孔說：「現在夜深了，你不回去，你們再吵架，妨害別人睡眠，這幾天警報多，夜晚的時間很寶貴，你們不守秩序，我把你們帶到局裏去，兩個人都沒有好處。」

這番話發生了效力，聽說要帶到局裏去，女人的聲音馬上低下來，兩隻手也鬆開往下垂。但是她仍還表示不願意地說：「今夜晚不講好，回去他又會打我。我不給他打。」

「我跟你講這樣，你偏要講哪樣。我要你做這個，你偏要做那個。我不打你，還有

哪樣辦法？」男人理直氣壯地說。

「你要打，我就不回去。我今天就跟你離婚。」女人的怒氣又升上來，她的聲音也顯得響亮多了，她又把兩隻手抄起。

「離婚？沒有這樣容易！我偏不跟你離！」男人說。

「你們再不聽話，我都帶到局裏去。女人人口聲聲講離婚，就不是個好東西，難怪你男人要打你。以後你們兩夫妻要和和氣氣，不准再在街上吵鬧。聽見沒有？現在好好回家去！」警察聲色俱厲地說。旁邊兩三個人趁勢開口勸女人不要做聲，溫順地跟着丈夫回去。女人默默地聽他們講話。

男人勝利地昂頭站着，他帶笑地說：「我就回去，我就回去。」過後他又解釋地說：「是她把我拉出來的。哪個又願意深更半夜在街上吵架！」

女人不願意走，但是沒有辦法，只得低下頭，口裏咕嚕着，跟着那兩個同她講話的人向來時的路走回去，男人連忙趕到前面，彷彿算是他帶路。穿黑大衣的人和警

察在談話，他們一面說，一面走，脚步放得很慢。腳踏車帶着燈光一轉眼間就消失了。黑黑的一羣人沿着馬路朝着山那面走去。我不知道那夫妻住在什麼地方，也不想跟着他們走一段路。我仍還立在那里。靜寂漸漸地向我走來，我覺得一股涼風打從我的臉頰上掠過，我抬起頭看看天空，未圓的月面上似乎罩着一層薄霧。我忽然打了一個冷噤。於是我記起了我的房間裏的燈和攤在桌上的友人們的信。那里有着溫暖。我便跨過空地向着漏出燈光的門走去。

我推開房門，一聲哭叫意外地跟着我進來。怎麼，那女人又在吵鬧了？我掉轉身子朝門外看，但是除了一片朦朧月色，我什麼也看不見。聲音不響亮，那些人應該走遠了。我站在門口傾聽片刻，也沒有再聽見那女人的受了委屈後的哭聲。

女孩與貓

由重慶回來的第二天晚上，我在屋前空地裏看星星。桂林的秋天很可愛，帶着草木香味的空氣清爽得像要洗淨人的肺腑似的。夜相當溫暖。我感到幾個月來沒有享受過的使人忘却疲倦的舒適。爲了高空裏那些發光的世界，我居然立了兩個鐘點。我聽見敲九點鐘，又聽見敲十點鐘。

「凱提，凱提，」女孩的尖聲在樓上叫起來。接着一個黑影在二樓廊前欄杆旁出現了。紙窗上映出一個女孩的半身影子。「毛毛！毛毛！」她似乎向着閣樓呼喚。我從星的世界回到這小小的庭前來了。

四周頗靜。一排七座木造樓房中只有我們這一座和最右的一家還有燈光。似乎有一兩聲人語，又似乎只能聽見蟲聲。女孩的影子消失了。忽然一團黑影從隔壁

屋簷上跳下，沿着我們樓上的過道跑到裏面去了。貓在叫着。

「凱提！凱提！米揚！米揚！」女孩的聲音又響了，這次她拿着一盞煤油燈從房裏出來，沿着過道去追那隻貓。

過了片刻，

「張先生，張先生！」仍是女孩的聲音。有人在後面答應着。

「你看見凱提沒有……是不是凱提回來了？」女孩在問。

她好像得到了否定的回答。

「我明明看見她跑過去。一定是她。可憐的凱提，她瘦多了！她在外面流浪一些時候現在也該回來了……」

以後再沒有聽見貓的聲音。女孩終於拿着燈孤寂地回來了。燈光照亮她的臉，的確是一個圓圓的，孩子的面龐，雖然看身材和裝束，她應該是二十一、二歲的小姐了。頭髮倒是燙得蓬鬆鬆的。

對我，這次是第一面。今天早晨朋友張已經跟我說過，在我離開桂林的期間，他找到了一個年青的女房客，是一位熟朋友介紹給他的。這是從香港逃難出來的廣東小姐，她有一個年青的男親戚在不久以前到昆明去了。此外她還有三四個女同鄉，年紀似乎比她稍大。她在桂林大約就只有這幾個朋友。關於她，張跟我談了不少的話。我想，張一定對她感到了興趣吧。我們同住在一所房屋裏面，但直到這時我才看見她的面顏。並且關於凱提的事，張却沒有談過。

就在這晚上，我向張問起「凱提。」

「凱提是她餵的貓。她搬來不久就買的。那是一隻灰色帶黑斑的母貓。她很喜歡牠。天天買牛肉、豬肝、小魚來餵牠。在三個多星期以前凱提忽然跑掉了。後來回來過一天，又不見了。那是七八天以前的事。以後就沒有回來過。不過她相信凱提會回來。」

過了一天。早晨九點多鐘，緊急警報剛放過，我正要出去，却看見樓上那個女孩站在門前同馬路上走警報人中三個廣東姑娘講話。她穿了一件紅絨線衫，手裏提着一個花布袋子。她跑過空地到馬路上去了。

「紅衣服，脫下來！敵機來啦！」好幾個人的聲音干涉道。

她真的把絨線衫脫下，塞進袋子裏面去。

我到簸箕岩那邊去躲警報。敵機沒有進市空，我也不曾入洞。洞裏太悶。外面却有着很好的秋陽。我不停地在石子路上閒踱着。

過了一個多鐘點，還不曾解除警報。躲在洞裏的人却漸次出來了。大家談着閒話，吃着零食，頗爲熱鬧。我沿着碎石路走得較遠一點。我忽然注意到在路邊一塊大石頭上坐着我們樓上的女孩。她正埋着頭在看書。我多看了她兩三眼，她似乎感覺到了，她也抬起頭來看我。一張圓圓臉，塗得紅紅的嘴唇，兩顆漆黑的眼睛。眼光裏不帶絲毫羞澀的表情，她好奇地望着我，善意地微微一笑，似乎在跟我打招呼，我也略

略點一點頭。她嘴唇動了動，但並沒有說出話來，仍舊埋下頭去看書。

「黎小姐，好用功啊！」這是朋友張的聲音，他忽然從我身後轉出來。她又抬起頭笑笑，「我在看小說，」她笑道，拿起攤開在膝上的一本書搖了兩搖，把金字書脊露給我們看：簡愛自傳。「還不解除真討厭！」她說。

「不打擾你了，你看你的書吧，」張客氣地說。她又把頭低下去，張掉向着我：「老黎，你不想繞回家去？我看今天又不會來了。」

「好的，」我點頭說。我再看了一眼黎小姐，她安閒地坐在那里，左腿架在右腿上，書攤在左膝上，兩手拿着書頁。花布袋子緊緊靠在她右腿邊。波紋樣的濃髮蓋在她低垂的頭上，她專心在看書，這身影在明爽的秋陽下顯得很美麗。

我們繞道回到家裏，打開大門曬太陽，談閒話。過了好一會，纔聽見解除警報的鳴聲。馬路上行人漸漸多起來。終於黎小姐提着袋子回來了。

「你們先回來了？」她笑說，一面從馬路跑下屋前空地來。

我們帶笑應了一聲。

「張先生，我剛纔看見凱提了，」她興奮地說，站在門前石階上。

「在哪里？你怎麼不帶她回來？」張驚問道。

「我看見她在一家籬笆門裏頭，我喚她，她望着我，後來又跑開了。一定是她：我認得！」她說。

「恐怕你看錯了。是她，她一定會跟你回來的，」張說。

「說不定她不認識路，」她說。「我記住了那個地方，我一定要去找她。」她兩眼睜得大大的，眼珠黑得可愛，我在那眼光裏看到了一個年青人的寂寞。她帶着輕快的步子走進裏面轉到樓上去了。

大約三四天以後吧，晚上九點多鐘，我躺在樓下床上，藉着火油燈光在看書。在郊外這時候是很靜的了。要是偶爾有一個夜行人在馬路上走過，他的最輕的脚步

聲，我也可以聽清楚。忽然一隻貓在走廊樓板上跑起來，過後牠又跳到樑上去，在那裏叫了幾聲。

黎小姐要是沒有睡，她一定會記起她的凱提來吧。——我剛這樣想着，就聽見她的聲音：「凱提，凱提！」隨後是開門聲，腳步聲。小姐拖着木鞋一跨一跨地在樓上過道裏走着。「凱提，凱提！」她親密地對貓說話。貓叫了一聲，又跑動起來。這次貓似乎跑下樓梯了。小姐大聲喚着：「張先生，你看，是不是凱提下來了。」她似乎站在樓梯口講話。

住在我隔壁房裏的張答應着，開門出來了。他一定也拿了燈，因為我從天花板上看見燈光在移動。

「凱提，凱提！」張也在呼喚。他還學着做貓叫。

「張先生，是不是凱提？」她在問。

「找不到，牠跑啦。我看牠不是凱提，凱提不會回來的。」張答道。

「凱提會回來的，我相信她會回來的，」她說。

「黎小姐，你回去睡吧，」過了一會張又說。

女孩失望地噓了一口氣。木鞋的聲音又響起來。張也回到房裏了。

「張，我看你明天還是買匹貓兒來送給她吧，」我隔着木壁對張說。「不然，你晚上連覺都睡不好。」

「呸，你少講點風涼話！」張笑罵道。

「我這是真話啊，」我說。

張不理我，他吹了燈睡了。

我沒有睡，我仍舊在看書。大約過了四五十分鐘，忽然木鞋聲吵鬧似地大響，女孩驚喜地叫着：「張先生，張先生快來，凱提找到了，凱提回來了。」

張從夢中醒來，答應着，下床，穿衣服，開門，上樓。我爲着他自找麻煩的事暗笑。他自然不覺得可笑，好像做二房東是應該有這種義務的。他上了樓，說着話，走着，忙着。

他們鬧了好一陣，然後他下來了。可是我沒有等他下來就吹了燈，躺在床上裝着睡了。

第二天早晨一看見張，他就含笑報告我：「凱提回來了。」

「在哪兒？」我問。

「在樓上。」

「那你晚上可以安心睡覺了。」我笑道。

「不要亂講啊，」他指着樓上低聲說，臉上現出滿意的笑容。

小姐下樓來了。「張先生，李先生，」她高興地招呼我們。

「黎小姐，聽說你的凱提回來了？」我問。

「回來了，她瘦得可憐，在外面太辛苦了，」她憐惜地說。「我去給她買點豬肝

來。」

「黎小姐，我們去給你買，」張獻慫慫地說。

「不，我自己去買，」她說，「要是你有空，請你上樓去看看凱提，我把她拴在走廊上，怕她掙脫逃走。」她甜甜地一笑。

「好，我馬上就去，」張答道。我想笑，又不好意思笑出聲來。

這天午飯後，黎小姐牽着凱提下樓了。這是一隻普通的母貓，全身灰色中帶着黑斑，四肢白白的，身子相當瘦，走起路來慢慢的，沒有精神。

「張先生，你看凱提，多可憐！我帶她到外面去晒晒太陽，」小姐說。

「她豬肝吃過了？」張問道。

「吃光了。她在外面一定沒有吃過好東西。不然，不會餓成這樣。明天我給她訂一份牛奶。」

「好的，凱提碰到這樣一位主人，也是她的福氣，」張在拍馬屁了。我想說：「這種時候好些人連飯都吃不飽，你還拿牛奶來餵貓！」可是我不好意思說出來。

小姐帶着小貓走了。我跟張講了兩三句玩笑話後出去訪朋友。我是到六合路去的，走過木橋時，看見小姐正站在橋頭，小貓乖乖地蜷伏在她腳邊。她凝神望着橋下沙石和未曾枯盡的水，一隻肘靠在欄杆上。我沒有驚動她，便走過去了。

一點半鐘後，我回到家，小姐坐在門前石階上，她坐的是擺在我們客堂裏的一把寬大的竹沙發，凱提在她沙發前動着腳遊戲，小姐手裏拿着一本書，可是她並不讀牠，她的眼光定在凱提身上，她臉上露着笑容。

「李先生，你看凱提多麼好，多麼可愛，」我走過她面前時，她抬起眼光，得意地說。

如果允許我說真話，我要說，可愛的不是凱提，倒是小姐的一雙靈活的黑眼珠，和她那甜甜的笑容。

「是的，凱提回來，你一定高興極了，」我附和道。

「我知道她會回來的。她是個浪漫的貓，愛在外面跑，不過外面風浪太大，她跑

倦了，也該回家了，「她說得那樣認真，差一點叫我發笑了。可是我並沒有笑，我多看了她一眼，她的表情使人想到她在渴望着什麼，她缺少着什麼。我忽然起了一個奇怪的念頭：什麼東西把她和貓連在一起呢？這隻貓不就是她的縮影麼？她不是把凱提當作她小妹妹麼？這想法太怪，太唐突她了。我不敢說出來。」

晚上她小心地照料着小貓睡覺。她牽着貓上樓時，她還吩咐着：「凱提，你跟張先生，李先生說聲『明天見』啊，我們凱提要睡覺了。」

第二天早晨她又是自己出去爲凱提買食物。她臨走時把凱提拴在我們客廳裏方桌腳下。「李先生，你替我看着她啊！」她叮囑道。

我答應了。起初我的確注意地望着那個小生物的一切動作。可是後來却漸漸地忘記了牠的存在，我的眼光，我的心都轉向着別的事情上面去了。我接到了郵差送來的信函，我接到了當天的報紙……等到小姐提着豬肝、小魚回來，問起凱提時，

我纔發覺牠不知在什麼時候掙脫繩子溜走了。

我慚愧地紅了臉，我盼望小姐責備我。可是她並不說一句抱怨的話，她失望地把豬肝、小魚提到後面廚房裏去。過後她的脚步聲在樓梯上響起來了。以後她也就沒有下樓，——自然只限於這一天。張回來，我把凱提出走的事告訴他，他却把我罵了一頓。當時我想起小姐夜深拿着煤油燈尋小貓的情景，我覺得我應該挨罵。而且我相信我挨罵的事，小姐一定知道，至少張會上樓去告訴她。

然而從這天起我就再沒有聽見小姐提起凱提這個名字。她似乎應該忘記了。不過我明白她還記着牠。

八個長日子終於捱過去了。也沒有人再說要把凱提找回來的話。但是在一個下雨的早晨凱提突然回來了。張先看見牠，其次是我，最後是小姐。牠不知淋了多久的雨，身上的毛都黏在一起了。牠蜷伏在門檻裏面，身子縮做一堆，頭枕在尾巴上。張喚起牠，牠走路很吃力，一歪一跛的。後來我們纔發見牠受了傷，腿給人打壞了，近尾

巴處還脫了毛。

「凱提，可憐的凱提！給人欺負到這樣！你爲什麼早不回來？不知道是誰會這樣殘酷，欺負這一個小小的生物！」她一邊用毛巾給牠揩身，一邊愛憐地說，她還拿藥擦牠的傷處。

雨一直落着，她穿着香港帶來的雨衣出去買豬肝和小魚。她一定要自己去買。她還說她喜歡在雨天穿雨衣走路。

這一天小貓受着優待，受着細心的看護。可是牠的精神越來越差。一天雨止了，出了太陽，天氣也變得溫暖多了。但牠靜靜地躺在門檻裏土地上在抽氣。牠不動，也不吃東西。眼光多麼無力。

「張先生，怎麼辦呢？怎麼辦呢？」小姐苦痛地問着。

可是張也沒有辦法。

到了晚上貓的情形還是這樣。小姐沒法弄牠上樓，就讓牠睡在樓下，她從自己

的床上，抽出一條草薦，給牠做被褥，讓牠睡得溫暖。她還在下面陪着牠，直到夜深才上樓去。

就在這夜裏貓死了。誰也不知道牠是什麼時候死的。早晨我們起來，看見牠側着身子躺在地上，已經殭硬了。

「可憐啊，可憐啊，就這樣完結了，」小姐連連嘆息着說。

「黎小姐，你打算把牠怎麼辦呢？」張問道。

「我想找個地方埋葬她，給她做個墳，」她說。

「好，我去辦，」張英勇般地說。

「我也去，我看到一塊地方，風景很好。我們還可以給凱提豎個墓碑，」小姐激動地說。

兩個人一塊兒走了。張用報紙掩住死貓，不讓人看見。他的另一隻手還提着鋤頭。

我進城去辦事，晚上回來，同張閒談，談到凱提，才知道他們把牠葬在石橋（不是木橋，那近得多）旁邊一個小樹林裏，還立了一塊小小的墓碑。

「我們走的時候，黎小姐還流了眼淚呢！她真是個富於情感的人！」張稱讚道。可是我並不同意他的話。

第三天上午，我藉着躲警報的機會，到了石橋旁的小樹林，在小河邊一棵樹下，看到一個小小的土堆，堆上豎了一個小小的木牌，上面寫着「凱提之墓」四個字，是女人的筆蹟。我在木牌前面立了許久。這四個娟秀的字，在對我訴說一個女孩的寂寞。

生與死

就在到貴陽的那天下午，我坐人力車到××路去接一個朋友，剛拉到路口，車夫不願意上坡，便把車子放下，我無法同他辦交涉，便依他的話下車來。車錢只有十二元。我身邊沒有小票子，拿了一張百元的大票給車夫，他却說找不出。這倒叫我爲難了。後來還是車夫提議道：『買包烟來吃吧，他會找錢的。』因爲在這街口有一個小小的煙紙店，面積很小，不過收拾得非常乾淨，櫃台裏坐着一位寬臉細眉，白淨皮色，太太模樣的女人，年紀不過二十六七歲光景。我不會抽煙，我也沒有買什麼東西，我只求她換一百元的小票給我。她微笑地站起來，講一口道地的北平話，打開抽屜，把小票子數齊了遞給我。我付了車錢，正要上坡時，忽然聽見樓上一個男人的聲音在叫『福英』，接着是那女人的應聲。我回過頭去看，那女人跑到樓梯脚前仰着頭

在對樓上的人講話。

過了六七天我又去××路，我站在街口避一部下坡的人力車，我的眼光落到煙紙店的櫃台上，那個女人坐在櫃台裏，她旁邊站着一個穿淺黃色中山服的中年男子，他正俯下頭同她講話，女人溫順地微笑着，這天她臉上還擦了一點粉。

我在貴陽住了兩個星期，臨走的前一天，把行李送到車站以後，不知道怎樣，我覺得非常寂寞。彷彿有什麼東西在我心上磨着，心裏似乎空得很，在旅館裏別人不肯給我安靜，我自己也坐不住，我只好到街上去消磨我的光陰。我從三點半鐘一直走到天黑，在八點鐘光景我經過××路口，聽見鑼鼓聲，看見一大羣人圍在煙紙店門前，我擠進人叢中去。

煙紙店裏電燈異常明亮，門前路上停了一具棺材，已經上過了漆，棺材頭上放着幾捆紙錢，堆得高高的，往下是一個木香盒裏面插了一對蠟燭和好幾炷香，這香盒底下墊着紙錢，再往下又散亂地放了幾疊紙錢。緊靠着棺材腳放了一張方桌，

旁插了一根招魂幡。桌下放著小小一盞路燈，桌上供著白紙的靈位。棺材旁邊，在街中放得有兩張方桌，一些人圍了方桌坐著打鑼鼓。

「什麼人死了？」我驚訝地問我自己，我便走到供桌（放靈位的方桌）前面去。我正要看著那靈位上的字，不，我已經看到白紙上寫的「上壽顯妣」四個字了，忽然一個熟悉的男人聲音引開了我的注意。

「請諸位先生稍微休息一下，我有幾句話要報告」我聽見的好像是這樣的話。我便離開供桌，走上人行道。

鑼鼓聲停了，我抬頭看那煙紙店，店前人行道上站著一個穿灰色中山服的中年男子，我認得他，因為他有一張橄欖模樣的臉，頭髮剪成平頭式樣，頂上蓋著一堆直立的短髮。他眼睛哭得紅腫了，手裏拿著一個相片架子，他先鞠一個躬，接著便說：

「報告各位，我女人的病起先是請通善堂的黃先生看的。他是婦科的名醫，他說我女人有四個月的毛毛。他給她吃安胎的藥，我晚上一點鐘去請他來給我女人

看病。後來我又陪我女人到××醫院去看，醫院裏內科主任是很有名的。他說絕不是毛毛，他可以寫保票，他要我女人照X光，那天是星期四，醫院裏要星期一、三、五才照X光。我女人的病又給耽誤了。她死的時候，人很清楚。我們兩個還睡在一張床上。她早晨四點鐘坐起來，叫我走開，她自己穿好衣服鞋子，剛站起來就暈過去了。她的病是給我耽誤了的。要是請個好醫生也不會死。可是我是個男子漢，不知道女人的事。她不是有毛毛，她害的是倒經，我們是民國二十五年結婚的，我們夫婦感情很好。我對不起她，我勸各位，以後你們的女人生病，要留心請個好醫生來看病，不要給耽誤了。我說的黃醫生，他一口咬定我女人有毛毛，他叫黃××住在××街××號，我女人自來就有倒經病，就是行倒經，她不會有毛毛的，她名叫陳福英，陳是耳東，福是福，英是英……」

他講的却不是道地北平話了，不過總是北方的口音。他說話時兩隻手不住地上下舞動。他說幾句，便要停一下，嘆一口氣，眨一眨眼睛。衆人靜靜地聽着，這些人的

眼光全射在他的臉上。他說到「英」字，又抽咽似地吐了一口長氣。他似乎還想說什麼，却又說不出來。他向衆人點一下頭說：「好，我報告完了，謝謝你們。」他側着身子，看看手裏的照片，又點着頭對木香盒說：「陳福英，我報告完了，我把你的事情向各位報告了。醫生害了你，他拿了錢也不會有什麼好處。我們這一生是好夫妻，只怪我沒有福氣。」他停了片刻。「這也是你的命不好。不然你不會死得這麼早。你要我買口好棺材，我也買了，你要我燒多少錢，我也燒了；你要的什麼我都辦到了。我也就只有這一點力量。」

他走到供桌前面，把照片架放到桌上。他端端正正地立在供桌前。鑼鼓敲起來，一個穿藍布袍的瘦臉漢子在旁邊唱着：「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他行完禮，走進店裏去了，兩個工人在路牌旁邊原有一大堆紙灰的地方燒起紙錢來。

鑼鼓停了，四周的人走了一部分，我又到供桌前面去。我剛剛站定，却看見橄欖臉從店裏跳了出來。「我還有一件事情向各位報告……」

「王先生，不要講了，你歇一下吧。」一個梳兩根小辮子的黃臉女人拉着他的衣袖說。

「不要緊，我不累，我一點也不累，她今天保佑我，所以我一點也不累。」他不斷地點着頭，然後他又轉過身，把兩隻手向上下舞動着：「我還有一件事要報告，就是我的女人說過，她死了，要我一年以後才結婚，我一定聽她的話。」過後他又向着棺材說：「陳福英，我一定聽你的話，你看我什麼事都依你。」他親密地說着，好像是對着她活着的妻子講話似的。

「王先生，不要再講了，你進去歇一下吧。」黃臉女人又跑過來說。另一個穿灰布中山裝的年青男子走過來，邊勸邊推地把他推進店裏去了。

我身邊有兩個中年女人在講話。一個問：「他在講啥子？」另一個回答：「他在講他女人生病的事情，他在報告。」頭一個不耐煩地說：「這有啥子好講的？」另一個再答一句：「他講醫生看錯病把人害了。」頭一個說：「這是命，這都是命，沒有錯的。」

錢紙燒過了。打鑼鼓的人散了。兩張方桌全空着。一個穿淺藍布長袍的光頭三角臉的男子，在向街的一張板櫈上坐下了，他也不招呼誰，却把眼睛望着遠處，一個人唱起來。我驚奇地望着他那帶了得意的表情的臉，一面注意地聽他的歌辭。他唱了許久，我只聽出四個整句：

「知心朋友有幾個

反面無情世上多……

「有酒有肉談笑話

朋友常來打哈哈」

他的嘴剛剛閉住，站在他旁邊一個衣服破舊，手拿竹竿的老乞丐就接着唱起來。我聽不懂這個老人的唱辭，却看得清楚他那污黑的老臉上的忘我的表情，他閉着兩眼，把下巴放在竹竿頭上。他唱了一段，一個年青人端了一杯茶放在方桌角上，客氣地說：「大哥，請吃杯茶。」

「是啊。」老乞丐端起杯子喝了。

我又抬頭去看靈位，忽然聽見人行道上，一個男人在低聲說話。

「……他這兩三年運氣好了，賺到二三十萬。」我聽到這一句話，便轉頭向店門口看，說話的是剛纔推橄欖臉進店去的年青人，聽話的是兩個老太婆。等我剛剛回頭，又聽見他說：「走了好幾家，都要一萬幾。後來回來買到這副，只要八千塊錢，這副棺材，還可以睡，這也是運氣。」我索性望着他，聽他講下去：「他以後接女人也不容易，有學問，有見識的看不上他這二三十萬塊錢，要討人家大姑娘，他今年三十多了，哪個大姑娘願意給他……像這樣的女人真少有，不管你打她罵她，她還是和氣氣給你燒茶煮飯。哪怕她在哭，朋友夥來，她馬上揩乾眼淚水，有說有笑的，哪個不講她好……」

我把眼光掉回到靈位上去。這一次我看全靈位上的字了。正中一行「上壽顯妣王母陳太君之靈位。」一邊是「三魂遊地府。」另一邊是「七魄赴朱陵。」我再
看那照片：一位白淨皮色，寬臉細眉的太太半張開嘴在微笑。我想到換錢的事，心裏也有點不好過，好像誰潑了一盆冷水在我頭上似的，我打了一個冷噤，我連忙掉轉

身子。方桌旁邊坐滿了人，現在唱歌的是一個年青的兵士，我聽見他正唱着「……
一學剃頭要刀快，二學……」

一個穿深藍布長衫留八字鬚的男人忽然跑過來打岔說：「各位兄弟對不起，請休息個二十分鐘的樣子，吃根烟，喝杯茶，我們還要打堂候事。對不起啊。」接着他又叫：「張洪興，拿包烟來，倒茶啊！」

接着橄欖臉又出現了，他客氣地說：「對不起各位，小兄弟沒有好好招待，請原諒。」他連連點着頭，衆人謙讓着，抽着烟，喝着茶，大家高興與興的談着笑。那個穿藍布中山裝的年青男子還站在烟紙店前招呼客人，忽然一個穿軍裝的長臉人從人叢中走出來喚道：「方成先（大約是這三個字了吧）」年青男子轉過頭來帶着笑回答一聲：「特務長！」

「那個死了？」特務長指着棺材問道

「王二嫂，」年青男子答道。

「王二嫂！」特務長驚訝地說：「我前天早晨還看見她好好地坐在櫃台裏面，什麼時候死的？」

「今早晨四點半鐘。」

「真想不到！」特務長奇怪地說。

「人要死哪個又想得到！」年青人說，他無可奈何地笑了笑。特務長笑着走了。

「各位，對不起，小兄弟沒有好好招待，」橄欖臉又跑過來，邊抽烟喝茶的人道歉。年青男子和黃臉女人拉着手，急急地往樓去睡一會兒吧。」

「我不累，我女人在保佑我，我一點聲音已經啞了。我離開這路口時滿耳都是那回聲。那烟紙店，樓上露台裏，擺着好幾盆花，兩扇玻璃小窗上掛着紅色窗帷，映出房裏的電燈光來。」

後記

一九四二年三月起我從桂林到重慶，七個月的長時間。這期間內我只寫了三篇類成的。

本來我想在「小人小事」的題目下寫七篇像「豬與雞」的類似的文章，但那一年裏，我就只寫了三篇。一九四四年五月再由桂林去重慶路過貴陽時，在旅館中續寫了一篇「生與死」。今年十月在重慶又寫了「小孩與貓」。到上海以後才完成。這類小文章我不想再寫下去了。所謂「小人小事」並沒有特別的意義，不過說這是一些渺小的人，做過一些渺小的事而已。